

# 扬子江颂歌



# 新豐出版公司

上海北京西路三九六號  
電話一三一九一

重慶中央公園西三街特十號

## 批發簡章

- 一、批發折扣，本版七折，外版七五折，七折不等。
- 二、外埠同業批發或委辦外版書刊，概請先將貨款匯下。
- 三、外埠同業如需本公司經常寄發新書刊（包括外版），請先存款於本公司，俾隨出隨發。
- 四、寄運書刊，其所需費用概由顧主負擔。

## 郵購簡章

- 一、委託代辦外版書刊，或本公司出版書刊，請將所需書刊名稱出版處所及數量詳細開列，並將收件人姓名地址詳細寫明。
- 二、匯寄書款，銀行郵局均可，如不通匯處可以郵票代用，但以大額郵票為限。
- 三、寄費照書款另加一成，多退少補，如欲掛號寄奉請附掛號郵費。

## 新豐文叢

火葬 6.40  
牛天賜傳 5.90  
東海巴山集 5.90  
奴隸的花果 4.50  
國家至上 4.50  
瘋狂 3.50  
死徘徊 4.75  
中國，母親的土地呵！ 3.50  
大地的城 11.00

駱賓其著  
豐村著

## 新豐新叢

藍色的圖門江  
煩惱的年代

## 叢譯

卡達耶夫等著  
曹靖華譯

夢  
阿里士多德

大學時代

聖愛

修女情書

紀藥  
方瑪麗安  
萌妮著

綺伊夫人著

施托凡著

西龍著

希凡著

伊凡著

3.50

9.50

5.80

3.00

2.50

1.50

# 揚子江頌歌

關於藝術思想(討論).....	紫
機會主義者的圖像(短論).....	田農
談今日的詩(短論).....	蒲勞
評一年來的詩創造(評論).....	高於林
滅中記(小說).....	端木蕻良
洩憤(小說).....	揚波
揚子江頌歌(詩).....	王采
老馬與脚印(詩).....	羽音
高爾基與朶斯托也夫斯基(研究).....	克理譯

同人代人文藝叢刊社發行

新豐出版公司總經理

# 同代人

文藝叢刊  
第一集  
揚子江頌歌

關於藝術思想(討論)..... 虞 紫(五五)

## 短論

談今日的詩..... 蒲 勞(五〇)  
機會主義者的圖像..... 田 農(五二)

創 獄中記..... 端木蕻良(一)  
小 洩憤..... 揚 波(一七)  
說

高爾基與朶斯托也夫斯基(研究)..... 克 理譯(三〇)

## 人與書

評一年來的「詩創造」..... 高於林(一一)  
略談兩本期刊的壞傾向..... 上官雨(四一)  
評臧克家的小說..... 徐中玉(六二)

詩 揚子江的頌歌..... 王 采(二八)  
老馬與脚印..... 羽 音(四〇)  
選 無題集(詩集)..... 朱 健(四八)

# 同代人

文藝叢刊  
第一集  
揚子江頌歌

中華民國廿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出版

著 作 人 端木蕻良等  
主 編 人 同 代 人 社  
發 行 人 同 代 人 社  
總 經 售 新豐出版公司  
經 售 全 國 各 書 店  
本 期 售 價 金 圓 券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

## 廣 告 刊 例

底封內全 面 金圓券五元  
底封內二分之一 金圓券三元  
底封內四分之一 金圓券二元  
底 封 全 面 金圓券八元  
底 封 二 分 之 一 金圓券五元  
底 封 四 分 之 一 金圓券三元

## 獄中記

端木蕻良

我們的號子是全號子裏頂陰森的，又濕又冷，潮氣直從土皮裏往上泛。就是因為我們上次整了他一下子，他們就釘對釘，鑲對鑲的，把我們這幾個平日裏領頭的，頂挑皮的，都關在一個號子裏。真是洋蔥配大蒜，葷上加葷。我們逗弄他們的法子可真多，弄得他們哭笑不得。看守自然怕我們（而且還做着我們的眼線）典獄長也睜着一個眼，閉着一個眼，乾瞅着我們。

不過我的身子可也給他們搞慘了，上次挨他一套橡皮棍，受了內傷。現在全身子都還軟癱，祇有兩隻眼睛倒比從前發亮。夜間別人都睡着了，我的眼睛反而放毫光，好像要從牆裏面看到牆外去。

除了放封才許我們轉幾個灣，一天到晚就得在這鴿子籠裏死朽。放封時候我們和別的號子打暗號，每根頭髮絲都會說話，汗毛上也長眼睛，我們要說的話都從眼睛眉毛裏面說了，要遞的消息口號也都讓手指縫給遞過去了。無綫電比起我們來似乎還嫌差點呢，我們沒有一回誤了事。

我們隊裏腰板最棒的要算海盜何德，再往下數就是李結巴，殺人犯卜魁，加料餡餅，石柱子……因為我們都是康小八的扁擔，輪開就幹。「他

們」就得我們幾分。所以他們總不找我們「下地」去，這自然是爲了我們難惹，他們不願意和我們找麻煩，我們也就是吃了這個虧。我們就從來沒有下過地。

下地的還可活動活動筋骨，我們到倒霉，成天蹲在號子裏根本不見天日。棺材裏的靈芝草，風水到是風水，可是看着別人發家。

卜魁這小子頂不漂亮，好爬高，針尖子穿麻鏈袋，處處看見他，有一次我們看不慣，總算整了他一下子；大家拈起來壓落，半真半假的，頭弄他個死，從這兒他就不再和我們瞪眼睛了。海盜跟我也鬧過撒扭，可是我有一句話管着他，我說：

「你小子，一輩子別想娶老婆！」這句話就像緊箍咒對孫猴子一樣，萬試萬靈。一說這個他就耳朵顫子發紅。好像他，就真的一輩子沒有老婆星照命一樣。捉住這個把柄，打蛇要打七寸，我自然不會隨便濫用，我得一棍打得他半天爬不起來。

有一天，我們可真的下地了。看守過來，叫我們去拔草。

甚麼時候草長的，甚麼時候該拔啦，我們一直

都不知道。我們聽說青草兩個字，就好像冬天講桃花似的，簡直桿兒不知它長在誰家的墳堆上。嬌綠的小草，小時候，草上放牛，草上打滾，拔節骨菜，編馬蓮椗。可是現在青草生在甚麼地方，我們沒有看見過，草又長出來了，什麼時候長的，什麼地方長的，有誰在上面走過，草有多麼綠。

「放封了，下地啦，拔草去！」我們喊。

看守笑嘻嘻的對我們點頭，他媽的，拔草他不說拔草，偏說下地，混蛋王八蛋，他要早說來拔草，我們不就是早和親娘來見面一樣？我們不就早就三步掙作兩步的跑出來了嗎？遠遠的我看見了青草，就像貓看見耗子似的，我把腳鏟子花拉傢伙一抖擻，全身是勁，我喊着：

「老子放封嘍！」我拔腳往外就跑。

外面什麼時候出的大太陽，照在眼睛上直冒金花。我又着兩條腿，把脚步放得慢了兩寸，可是腦子裏還在冒金星。何德咧着大嘴對着我笑，他不知道我頭暈，我也不懂他笑什麼。

一個兵從後面嚙的就是腳，踢在我的屁股上。我一面狗槍屎爬在草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想逃嗎？」那傢伙橫着眼睛對着我。

我提起一塊磚頭丟過去，可是什麼磚頭都沒有。我順手一摸，一手的青草。我心裏不知道那裏來的一股子喜歡，好像又回到甸子上，爬在草地上。

曬太陽了。

那小子在我屁股上面又找補一脚，踢得我可真疼，「你他媽別裝伴！給我爬起來。」他一面罵着我，一面又打別人去了。這回我硬着頭皮不起來了。我樂不得的裝糊塗，親嘴似的爬在草皮上面故意的放賴，好像天都變了顏色，好像魚兒沈在海裏。周圍都是海草，太陽在水面灑下來，我手裏提着兩把草，衝着何德走去。何德咧豁着大嘴向我笑，我也向他傻笑。

他說：

「這回你可過癮了。」

我說：「和土地奶奶親了嘴。」

我不曉得他說的什麼，他也不曉得我說的是什麼，反正我們鼻子對鼻子的傻笑起來，他也像吃了蜂蜜我也像吃了糖。

那一天我們回到號子裏，一直被此都喜歡，誰也沒有和誰打架。夜裏睡覺也沒有人說夢話，我們都累了，睡得就特別香甜，而且都作了二十年來沒有做過的夢。睡得骨頭都軟了，第二天眼睛還暈迷着都盼望草長得快些，好再拔，祇盼望着再放封，天下雨了。

看守說我們昨天拔草拔得最賣力氣，所以今天用不着再去了，天一直下着雨，幾天不開晴，我們都咕嚕着，又都後悔拔草不該拔得那麼賣力氣。號

子裏又從新眼悶起來，比從前還悶，大家就發起瘋來講故事，輪流着講，我就順嘴開河，亂編一氣，他還都說我村的拉的會胡扯，都喜歡聽我的。

號兵講的最花俏，有板有眼，惹得大家眼淚都笑出來，號兵有肺癆病，每天痰裏帶着血絲，可是講起故事就甚麼都忘了，祇有他和整個的故事。

「有一回我在濟南在堂子裏鬼混，那堂子裏的姑娘也真有門道呢，她也知道當號兵的是吃兩份開餉。就看看中了我這兩份餉銀子，先來黏上我，拉扯着我，要和我廝覺，你們想想看，（他把手指分出來，頸頸子上的青筋都暴出來了），十七八歲的大姑娘要你來能辭官不做嗎？可是的說巧不巧，正趕着我那時的銀子不寬綽，腰帶空空的，那天我除去帶了一根幾巴渾身沒有零碎。可不是嘔，偏偏的她倒來上勁了，香噴噴的直往你跟前湊，這真是武大郎盤擯子，我摸摸腰包，又抓抓臉，我說咱老子是頂有良心的，當兵的講的就是「義氣」，他笑了，我們也笑了，爲了朋友，兩肋插刀幾塊臭洋錢算的什麼，敲在手裏，它叮叮噹噹的響，丟在水裏還不是連個響聲都沒有啦，有錢莫如送給你買點官粉首飾，打扮得你頭腦脚手花枝招展多有意思，也不枉我們認識一場。這個小臊瓢子，她可倒聽進心裏去啦，她說，你下個月官餉，拿了餉銀給我打個二兩重的一付銀鐲子，我說，那現成，我說：可是現在秦

二爺病困天堂州，下個月發餉都是你的，一句話，二兩帶着你手上還嫌單薄了，我一定打一對二兩六二五的，左手帶一隻，右手帶一隻，你看够朋友不够。他樂得直蹀躞，我又騙她，我說，我雖然是一個粗人，可是重的是義氣，咱們兩個不能够自好了這麼一切，祇要你舌頭底下，屁股底下，多翻弄兩下子，我的洋錢都是你的。可是這回我可沒有現錢，够朋友的咱們掛一次賬，她說沒聽說過這個規矩。我說規矩是誰立的，我說我們連裏還沒有吃空子的規矩呢，可是不祇連長吃空子，連長看我有出息，還讓我白白的吃一名空額呢！（他向大家擠眉弄眼，我們也向他擠眉弄眼）。我一共拿三個人的餉，每月還有外水。祇要你誠心誠意的和我那個，我們將來還不是組織小家庭，有那麼一天，我發了蹟，連長都應過我，明年就升我的連附。你不就跳出了火炕，這不就結了嗎？成了一品的官太太了嗎？別他媽想不開，拿財神碼子往別人家裏送。她聽了我說的情入理，她可真和我熱烘起來，我心裏越想越好笑，玩纏致姑娘帶賒賬的。一則她們生意不好，二來呢，她原本也是好家兒女幹這份行道，還嫌有點不夠「辣叉」，三則她又戀着我的餉。反正我把她心說活了，我就伸出手扒她的褲子，她是又驚又喜，我是又說又幹，她心裏還想着那副銀鐲子。那姑娘長的可他媽的真叫好，全身好像水葱兒似的，

提在手裏活像一把綢子。(他咳嗽了一聲，笑起來。)他媽的，我爬到她身上，她還忘記不了那副銀鐲子，她找着我捨不得她的節骨眼兒，一邊搖擺着身子，一邊唏嘶帶喘的對我說：「給我打一副銀鐲子，要二兩重的……」我假裝聽不見，祇顧幹，她說：「銀鐲子，下回你來就打得來……」我爬在她身上，忍不住笑說：「打打」她說「你可真的打呀！」我說：「嗒嗒滴滴打……」你一定「打」打！打！打，嗒嗒滴滴打……我吹了十幾年號，從十二歲當小兵起……打嗒，打打滴滴打……我吹完了號，一溜烟跑了，我可也够缺德的了，下個月頭官了餉早把她他媽的忘了，大概後來做夢，她害夢見我那付二兩重的銀鐲子呢！可是我祇給她個一溜六二五……」

我們都喝采，說他講得好，卜魁說他幹得漂亮，我們都很同情號兵。說這個不識相的小姑娘確實值得這麼整她一下子。

號兵也覺得說得辛苦了，把腿兒支起來，腦袋向下，倒在地板上，思索起來。那一宿他直咳了大半夜，我一夜沒有閤眼睛，心都隨着那邊的雨起了霉。後來越想越不對，照着號兵的屁股狠狠的踢他一脚：×你媽的，你年青時候不學好，癆病找上你，半夜咳嗽，害得我睡不着。

號兵一聲不敢響，後來我聽見他仿佛在抽噎，我翻個身把衣服蒙在頭上一覺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還是下雨可是晌午有了好消息。聖羅以修道院的老修女來了。我們頂歡迎她，因為她每次都給我們帶一塊小面包。

我們一邊歡迎她，一邊心裏跳，生怕這回她忘記了帶小面包，今天她來遲了，祇少也來遲了一個禮拜。來遲了是不是也忘記帶來了小面包呢？

每個禮拜都由典獄長陪着「名人」到我們這做「神經」講話，黃什麼霖也來過，給我們講新生活，佛教會的理事長「尙虛」和尙也來過，給我們講報應。可是我們都討厭尙虛，祇歡迎老修女，因為她給我們帶小面包，尙虛那回來，我鬧了一回笑話。

「人們生下來就有『業障』，業就是罪，你們都是有罪的！」尙虛半着眼說。我一聽見，就像從喉嚨裏面倒吞了一根筷子似的那麼不好受。

鼓掌喝倒采，叫怪好，我們全都反了。我把一雙鞋子脫在手裏，預備丟在他的東搖西擺的光頭上，可是沒有敢。上回他們把我一雙鞋沒收了，害得我打了二十一天的光脚板，所以這次我沒有敢。

別人看了我的鞋子提在手裏，有的縫縫着眼睛想起了上次我的鞋子丟在他頭頂上的那份光景，就嘻嘻哈哈大笑起來。何德用手捏着我的屁股，讓我把鞋子扔出去，我就用鞋子狠狠打在他的麻筋上，把他臉都氣紅了。



尙虛說他手上有靈光，他一照，就可以照出我們的罪障。

他做個試驗，他有個太極圖，太極圖上面畫着八卦，八卦裏面寫滿了字，讓我們在上面隨便找一個字，我便找了個「貪」字。

大家都找完了，尙虛說他手上有靈光，誰要是沒有根基呢，誰就會看見，誰要是根基越大呢，誰就看得最清楚。

他面向着大家，把手一揚。

「我手裏有靈光，信的人就可以看見，看見的人就可以得救。」他帶着王老賣瓜的全副籮篋，向着我們。

誰不願意得救，誰就是王八旦。我第一個說我看見了靈光，靈光是水色，因為我昨天一夜沒睡覺眼前還一片暈。何德說他沒有看見靈光，祇看見一道血光。又有人說，他彷彿看見一雙老鷹爪，又有人說看見了一個老烏龜，頭頂帶着烏紗帽。號子裏發時亂烘烘的。

尙虛覺得我最虔誠，問我果真看見沒有。爲了趕快得救，我狠着心說：「我看見了。」

尙虛還很謙虛的說：

「年紀青青的不要打謊語，沒有看見就說沒有看見，佛前不打謊語！」

我咬牙切齒的一口咬定說我確確實實真張實話

的看見了。

尙虛雙手打了個問訊，眼睛迷縫着，慢吞吞的

說：

「年青人，你確確實實的看見了？」

「大師，佛前起誓，我看見了一道靈光。」

「你看見的靈光是什麼樣子？」

我倒沒有料到他有這一手。我還沒有編好，氣喘了，嘴也結巴了，卜魁就咧着嘴先是對我笑，後來就來搔我的癢，他這一鬧，又使我福至心靈，我又想起每天號子裏打鬧的情形，我說媽的，何必呢，順嘴胡扯罷，有什麼說什麼說罷。

「靈光，就好比，一盞燈，可以，照着，走黑

路。」

尙虛半瞞着眼睛，念了一聲阿彌陀佛。

我覺得這話打到他心窩去了，號子越來越大了，快馬又放了一箭。

「靈光好像屋裏出太陽，我們每天都看不見太陽，可是靈光在這一閃，就像太陽射我們心裏，我們的心本來都冷透啦，這回又都活轉來了。」

和尙眼睛這回睜得大大的，全身都高興了，大紅綢子的偏衫，一點土星都沒有，搭上光鹿鹿的頭頂，我心裏一迷惑，這回却覺得他真放了一道毫光，是在頭頂心上，却不在手上。

和尙又念了一聲佛。

本來全號子剛才還是鬧哄哄的，這陣子都靜下來了，一點聲音都沒有。我自己聽見我心裏直跳。我擦了擦頭汗，張着嘴等着他向別人了，我信得過和尚對於我的回答很稱心。

「還有哪！」

可是他還在迷縫着眼睛問我。

我本來以為算了，可是他又來了，我有幾分着急，可是有什麼法子呢，祇好再胡繆幾句，我用手擦着冷汗。

我說：「那靈光好像一團火，不信它的人，祇覺着燒得慌，可是信他的人呢，就像，它就好像一道彩雲似的，登着它就可以得救。」

這回和尚可真喜歡了，嘴都咧豁着閉不攏來，我心裏說不出的得意，向何德擠着眼。連號子裏的牆壁都好像和我道喜，它向着一邊讓出路來，讓我好到一片青草地上去，在地上我打着滾呀跳呀叫呀的鬧。

老和尚彎下腰來去查看，查看我在太極圖上面添的什麼字，他在那兒一絲不苟的翻，典獄長幫着他的忙。

我的心涼了半截，他媽的，開初我不該胡添亂寫，我真後悔不贏。

我祇希望也許老和尚另眼相看，他說我這個「貪」字，是貪圖成佛作祖，是貪圖向善得救……

老和尚慢吞吞的說，向我打了個問訊。

「年輕人，我早就曉得你胡說，我開初就關照你，你在我面前不要故弄玄虛，因為我的靈光，會照進你的肺腑。」

全號子裏像蠅蜂子趕蒼蠅似的嗡嗡起來了。有的暗笑，有的私語，有的偷着在我背上打一拳。

尚虛說他並不生氣，他還想度化我。

他走了，我們就憑這個題目談了三天三夜，後來每次提到都惹得大家笑破肚子，都說大糞甌裏有靈光。大糞甌裏出皇帝，皇帝出來大赦，我們笑得眼淚都流出來了。

在所有來講話的這些王八旦裏，我們就最喜歡法國天主教的老修女。祇有她得我們的歡心，我們頂喜歡她，她來就有面包來，開初我們頂喜歡她的面包，後來就從面包喜歡到她身上來了。沒有她，我們到那兒去得到那塊面包去呢！祇有她會給我們帶來面包，也祇有她會給我們面包，世界這麼大，可是祇有她。她和面包一起來。可是祇有她能帶來。面包也和她一起來我們。

她帶來的面包反正都是乾了的。又乾又小，就和她那人一模一樣，可是面包乾了更好，乾了可以吃得久。不過小到小得有點讓人難以爲情，可是也算了，什麼東西一小了，就越發珍貴了，所以我們還頂喜歡小麵包。

老修女每次來了都和我們說些個家常話，沒有一回說我們是罪人，她說：「我知道你們是好人，天國是和你們同在，因為天父和你們同在！」我們每次都學她的外國腔調說：「因為天國和你們同在！」

她講完了就發麵包，發完麵包就走了。

我們看着她的白色的披風和長裙，帶着白色的大翅帽子輕輕的走了。我們每個人對她都好，可是沒有一個人領洗，因為我們都不習慣，我們連臉都不洗。

今天姑奶奶又來了。

「馬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她給我們講神的兒子生在馬槽裏面，用破布包着。她簡直是在形容我們，我們不都生在馬槽裏嗎？她又說：

「你們是世界上的鹽，幫助他們往前行，這就好了。」

她雖然是外國人，因為她說的簡單，也不咬文嚼字，所以比那些長袍馬褂的王八旦們的話，還容易懂。

她又說：

「天國和你們同在！」

她又說到我們心坎上來了，我們都高興。

她又發給我們小麵包，不多不少每個人一個，就像螞蟻搬蛋似的，每個人嘴裏一個。我們每個人嘴裏攪着麵包，眼睛笑着，對看着，老修女走了。我得意忘形的對海盜呷咕眼，我說：

「你南海東海都跑過了，你到過法國吧！」

卜魁說：

「呸，他要到過法國，早娶那姑奶奶作太太了。」

他的話沒有說完，海盜一個黃鶯拿騾一把就捏在卜魁的頸子上，死也不放，眼看卜魁翻白眼了，我們都急了，餡餅要去喊看守，我們都罵他。我一看不好，一拳就打在海盜的後頸梗子上，我們七手八鴨子的亂舞蹈一氣，海盜給我們打個昏頭暈腦，祇好撒了手。看守聽見風，跑過來問什麼事，我們說沒有事，他罵了幾句就走了。

我心裏一直納悶，為甚海盜這小子，人家一提到他的老婆，就性命都不要啦，一定是他的老婆跟人家跑了，他一捉起來就心如刀擣，可是又不對勁兒，在字裏行間我從來沒聽見過他說娶過親。

我用上心機，想知道這底裏根情，我早就想套出他的真張實話來，可是從來沒有這次用心思。正是：燒餅捲大葱，澆水點豆腐。

海盜躺在那兒叭嗒嘴，口裏吐白沫，我就知道他渴緊啦。一物降一物，你要提「老婆」他就什麼

都攙啦，可是你要一提個「酒」字呢，就是要他腦袋也現成。反正，生什麼病，就有什麼藥等着你。我們本來挨着躺著，頭對頭，我抬起半個臉來，帶搭不理的，對他慢慢湊咕：

我說：「喂，相好的，打個商量……」

他哼了一聲。

我說：「算是你英雄，打自己的人，我們痛飲

一杯壓壓驚，好不好？」

他爬起半個身子來，眼睛瞪得和牛鈴似的：「

你有酒？」直着頸子向肚裏嘔吐沫。

我賣個關子。

「有是有一點兒，可是！」

「拿來！」他盡力啜弄我：「拿來，喝一口。」

┌

我拿得穩。我說：

「可是得打個商量！」

他橫虎似的眉毛擦到鬚角上去。

「商量什麼，過兩天爺爺手裏寬鬆了，加倍還

你。」他說。

我笑起來了。

我說：「不是那個。」

「不是那個，是那個？拿來喝就是！」他說。

他依舊欠着半個身子。

「跟你打聽一個人！」我輕描淡寫的說。

「他媽的幾時說話學得蚊字腔，拉起細屎來啦！」他高興的坐起來了。鼻子眼睛都發亮。

「哎，你不要不耐煩哪，我自然有道理，我怕你媽的又火起來，弄得好人沒法做！」

「放屁，世界上還有好人啦，滾你媽的！別冒充大肚漢了！」

他朦頭睡下去，不再理我了。他嫌我囉嗦。

我推了他一把，他不理。

我過去裝着拿酒瓶子，酒瓶子勾魂牌似的噹噹

一響。

他突然爬起來搶我的酒瓶子，結果撲個空，我

是拿個空瓶子擺弄擺弄。

他笑了，嘴巴子扯到耳根子，我也笑了，他趕

着我說：

「你打什麼商量！」

「你不會肯的。」

「怎麼會不肯，你他媽的又不曾借我腦袋使用

。」

「這比那個可嚴重。」

我當時沉下臉來，一板白衣觀音大士救苦救難

真經。

「算了吧，答應你就是。」他答應了我的條件

「上而有天，下而有地。」我要他起誓，我不

放心。

「反悔的不是人，我何德什麼時候說話不算話來着。」他像一塊爆在油鍋裏的剪牛肚。

「可是這回沒定規。」我像一片不冷不熱的甘草，拚命的作引子。

「拿酒去，拿酒去，」他鼓勵我。

「酒，沒什麼，可是我得打聽個人。」我試探着往前說。

「你打聽你爸爸，我也講給你聽。」他得意極了，把敞開的大襟使勁一振。

「好，一言為定！」我爬在他的耳朵根底下一字一眼的慢吞吞的說：「我要問你的——老婆呢！」

他回手就是一耳光，打我個滿臉花，半天說不出話來。這狼崽子，死了秉性也不改。

他翻個身，朦頭蓋臉的睡覺了。

我一邊撫着下巴，一邊嘟囔着：

「好，咱們可記着這一着，咱們明天見，扯開了，我個三親六故評理。」

我也把破東西蓋了一臉睡下去。

過不了抽一捲煙的工夫，何德爬到我的跟前，噹噹咕咕的在我耳邊說：

「你這小子竟給我當上，你起來，咱倆喝酒，我告訴你就是。」

我生氣的翻了個身：「沒工夫！」把頭縮到腔子裏去，不理他。

這小子知道我怕癢，就伸出小簸箕似的手來掐我，我早料到這一手，尿急的跳起來。

他滿臉脹紅的：

「告訴你就是。」

我把得很牢，我說：「一個嘴拉不出兩個舌頭來。剛才的話當放屁了！」

「把酒拿來，我告訴你，酒！」

我綳着臉把酒瓶子真的拿過來，向他的身上——攘：「拿去！」

把臉偏在一旁，裝着並不信他的樣兒。

他就着瓶嘴喝了一口，用舌頭尖黏着嘴唇，長出了一口氣，招手讓我坐近來。

我滯滯扭扭的坐過來，滿臉不高興。

「其實，也沒有什麼……」他把舌頭像熱天的狗似的伸出來，又馬上抽回去，大大的呷了一口酒。

「就是說來話長……」

「說就是了，別帶帽子好不好，酒，媽的，都喝到狗肚子裏去啦，還沒歸到題眼！」

「可是祇對你說，你要信口講給別人聽，咱們就是一翻兩瞪眼。」

「老天爺，你說就是，我做人從來不像你似的

「我怎樣，我賂八多脆！」

「算了，算了，別打臉了。要說就說，不說你就夾尿似的夾回去，老爺還不想聽你哩！」

「別嚼舌頭了——從前，我在煙台的時候——

我的血都衝上來了，他真講了，可是我還擺出愛理不理的樣兒。海盜真的爬在我的耳朵對我一五一十的都說了。

他們看我們鬼鬼祟祟的說了半天，還不開交，便扯着頸子嚷：

「你們商量什麼，晚上要擦屁股，是不是？何必咬耳朵呢，誰管得了你們！」

我們一點都不聽他們的，小聲小氣的講我們的

餡餅說：「你們講好了盤子，我可要抽頭呵！」

號兵靠在牆上一連聲的咳嗽，沒有人理他，可是海盜喊他問他喝酒，壓壓咳嗽。

「我說你他媽拿老爺的酒交人，那是二兩金子換來的！」但是我說是說，把酒瓶子遞在號兵的手裏，勸他喝。

海盜咧着嘴笑。

「往下講呵，往下講呵！」

「我不是在煙台犯了事了嗎？那時我還年青，我長得雖然像你爸爸，可是也算一表人才哩，我出來，怕仇人弄我，我得變個樣兒，我在西恩那兒穿了一身洋服，我到理髮館去刮鬍子，我一坐下來，活見鬼，理髮匠是個女的，我平生不親女色，咱們缺德事不幹，我走又是，坐又不是，生怕走了，她笑話我。反正上吊也祇一次，硬着頭皮，認倒霉。我就一屁股坐上去，她過來一把就扯我的帽子。我是幹啥的，我一手就把帽子按住，不許摘我的帽子，帶帽子理髮，你害沒聽說過吧？我帶帽子理髮，她看着我儘笑，我覺着這小傢伙蠻好玩，就是她的手抹在我臉上，不好過。她一邊給我刮鬍子，一邊用小肚子擦我的腿，這小脾氣，真逗人。我心想她祇看在我洋服的分上，還不曉得我是什麼路數呢！好，你擦吧，她一面摸我的臉，我也不覺得像方才那麼難受了，一面跟我搭訕，撩東說西。反正我也沒有急事，隨便你好啦！」我插了一句：「你真落在後娘手裏啦。」他喝着酒，抿着舌頭，並不聽我的，又低聲下氣的說：「刮完了鬍子，他向我頭頂上一拍，我胡裏胡塗的，像剛睡醒似的，把一張五塊錢的票子當作一塊錢的塞在她手裏：「不要找了。」我回到小旅館晚飯沒有吃，我就睡着啦，忽然一陣敲門聲，急得很，我心裏猶疑，因為沒有誰知道我住這塊，（他把聲音放低）我出來沒有錢，小

大溜的又作了一次生意，我生怕犯了事，我想：……可是，我一下子把門拉開了，一個人正貼在門板上，一下子就跌到地上，「死鬼，你幹甚麼？」你猜是誰？（我說：「那還用說！」）對囉，就是她，她打個天秤，等我去拉她。我罵他：「你他媽怎麼知道我住在這兒？」她說：「茶房早就告訴我啦！」我說你來幹什麼？她祇抿着小嘴笑，我說我還沒有吃晚飯哪，她說：「我請你喝酒！」她到大方，我說你看不起我，她生氣啦。我從來沒有對女人陪過小心，這回我可對她陪了不是，硬拉着她吃飯去了。吃完飯回到小旅館，我喝得醉醺醺的，她有心，我也有意，可是不知道怎麼下手是好。還是她一屁股坐在我腿上，我才敢碰她一碰，我們倆個正扯不清的光景，我也告訴她在船上，她還答應我到船上去作我的老婆，正談得好好的她忽的一把把我的帽子扯下來，這回我可沒饒她，我立刻捏住她的頸子，就和今天捏卜魁一樣，我那時候剛從牢裏出來，頭髮還沒有長齊，這下子，走了風，怎能行，我一袋煙的工夫，沒有鬆手，她一句話也沒講出來，臨死眼睜睜望着我，我現在還記得她那會說話的眼神，從那眼神裏，我知道她不會害我的，可是我當時管不了這麼多，等我撒了手，悔不該這麼做了，可是我看她頸子上手指的白印，心口也涼了，我翻過窗子去就跑了。一個老婆給我活活捏死了，要不然，

她會對我挺好的，而且我，也想洗手不幹了，從那之後。……」

他的聲音，越說越小了，一頭靠在牆上不言語了，拿個空瓶子還祇顧往嗓子裏灌。

我一把把酒瓶子搶過來。

「好稀罕，我還以為他媽的什麼好故事呢？白騙了我的酒，屁都不是。」

可是我抱着空瓶子，滾到地板上，死屍似的挺在那兒。眼睛像黑漆似的發亮，我一夜沒有閉眼。眼睛穿過牆，穿過雨，祇看見一片青草。草裏一片水塘，像空瓶子懸在天空上似的在我的心頭搖幌。

## 啓 事 (一)

我們這個小叢刊，因為原來的印刷所借故不肯承印，而前兩期的書款也不能依時收到，所以，就不得不脫期了。現在，一切大致就了序，以後希望能作到每月十五號出版一冊。愛護這小叢刊的讀者們，希望多賜援助。

## 略評一年來的詩創造

高於林

從去年七月創刊到今天仍然在發行的「詩創造」叢刊，已經有近一年的歷史了。在這時此地的千辛萬難一年中，我們的詩出版界除了這個詩刊還能經常出版以外，幾乎是「並無二家」了；雖然還有一個「新詩潮」叢刊，但它是若斷若續的到今天才出了兩期。這個「僅此一家」的詩刊銷路是相當不錯，換句話說，正有着不少愛好詩文學的青年，都以為「這就是今天的新詩」而捧讀它，受着它的影響；在詩的教育意義上說，「詩創造」可能起一些作用。然而，這個作用是什麼？「詩創造」究竟給了青年讀者那些東西？正當這個詩刊一週年的時候，我們應該好好地予以檢討。

高爾基在「論文藝及其他」一文開頭，講了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他說：「曾經有一件講到關於一個小孩的有趣味而且真實的故事。他坐在路傍一隻箱子頂上，一個過路者問他道：

『你爲什麼叫喊的？你可是失掉了你的媽媽和爸爸嗎？』

『不。』

『那麼有什麼事苦惱了你嗎？』

『也沒有。』

『你可是餓了嗎？』

『也不是。』

『渴了嗎？』

『更不是。』

『那麼你究竟要什麼呢？』

『我，就只要叫喊罷了。』

在我閱讀了一年來「詩創造」之後，這個故事也突然重現在我腦里來了。在高爾基說這個故事的意思，不過是諷喻那些喧雜而不知所云的參與作家與批評家舉行的吵架大會者而已。但在對此時此地的「詩創造」而言，那就不止是諷喻了。

從創刊號開始，一直到今天，「詩創造」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正如它的編者在第一輯「帶路的人」編後小記裏所說，而在十一輯「燈市」又重申的那樣：

「我們並不存有任何奢望——一個號召，一個標榜，或一次轟轟烈烈的運動；」而「祇要大的目標一致，」不管是什麼樣的作品，「祇要能寫出作者的真實情感，都不失爲好作品。」即使「像商籟詩，玄學派的詩，及那些高級形式的藝術成果，我們也該一樣對其珍愛。」



這一個「寬宏大量」，「兼容並蓄」的「編輯方針」，其對藝術的態度，不正是同那個為叫喊而叫喊的小孩子一樣嗎？但是，這個叫喊的小孩子是虛擬的，「詩創造」却是印刷出來的書本，因此，其為藝術而藝術的態度也就不止是為藝術而藝術了。一切走中間路線的傢伙，從無例外的都有一種似是而非，投機取巧的理論，那就是：「他們嗎？哼，一個太過激了，一個太落後了。只有我，才是不偏不倚的。」從頂頂著名的法國紀德直到我們那些尚未「走馬上任」但已登上做官新路的「新路」派人物，其最初莫不是這樣。正如最近有一首題名「中間的孤島」的詩：

「在大地與海洋中間，

你亭亭地站着，

就好像你是一個

頂天立地的漢子一樣。

但是，莫忙驕傲，聽我說：

你可以驕傲的地方，

不過是業已開始陸沉的

最後陸沉者而已。」

這和「詩創造」所標榜的「寬宏大量」，「兼容並蓄」的「編輯方針」不正是「不謀而合嗎？自然，這也許是「不謀而合」而已，我們還沒有證據證

明它已與「新路」合流，雖然，我們已看見預告中有袁某等的名字。因此，我們還應該予以鞭策。

事實勝過於一切的雄辯。我們還是打開十一本

「詩創造」來看看把。

首先，應該提到的，這十一本詩中，佔着絕大篇幅的，便是一些雲霧霧霧，空空洞洞，不知所云的自我抒情之作，這些例子是舉不盡的。如第一輯方平的「搖籃曲」，「交響音樂」，第五輯唐溍的「華蓋·古視教授」，第六輯周麗娟的「海貝」，第七輯柳夢鶯的「無題」，第八輯陳敬容的「鴿·在公園中」等便是最顯著的例子。在這些詩中，別說不能找到一點真實事物的反映具象，甚至連一點感情也沒有，更何況所謂意識的昂揚呢。譬如周麗娟的「海貝」那首吧：

「我會拾着一叢海貝，

在藍天的海邊。

別離時我把它檢進行囊，

臨走我又把它留在海濱，

央沙礫為我珍藏，

讓它傍着燈塔

在暗夜裏探視風暴

流浪中我數度